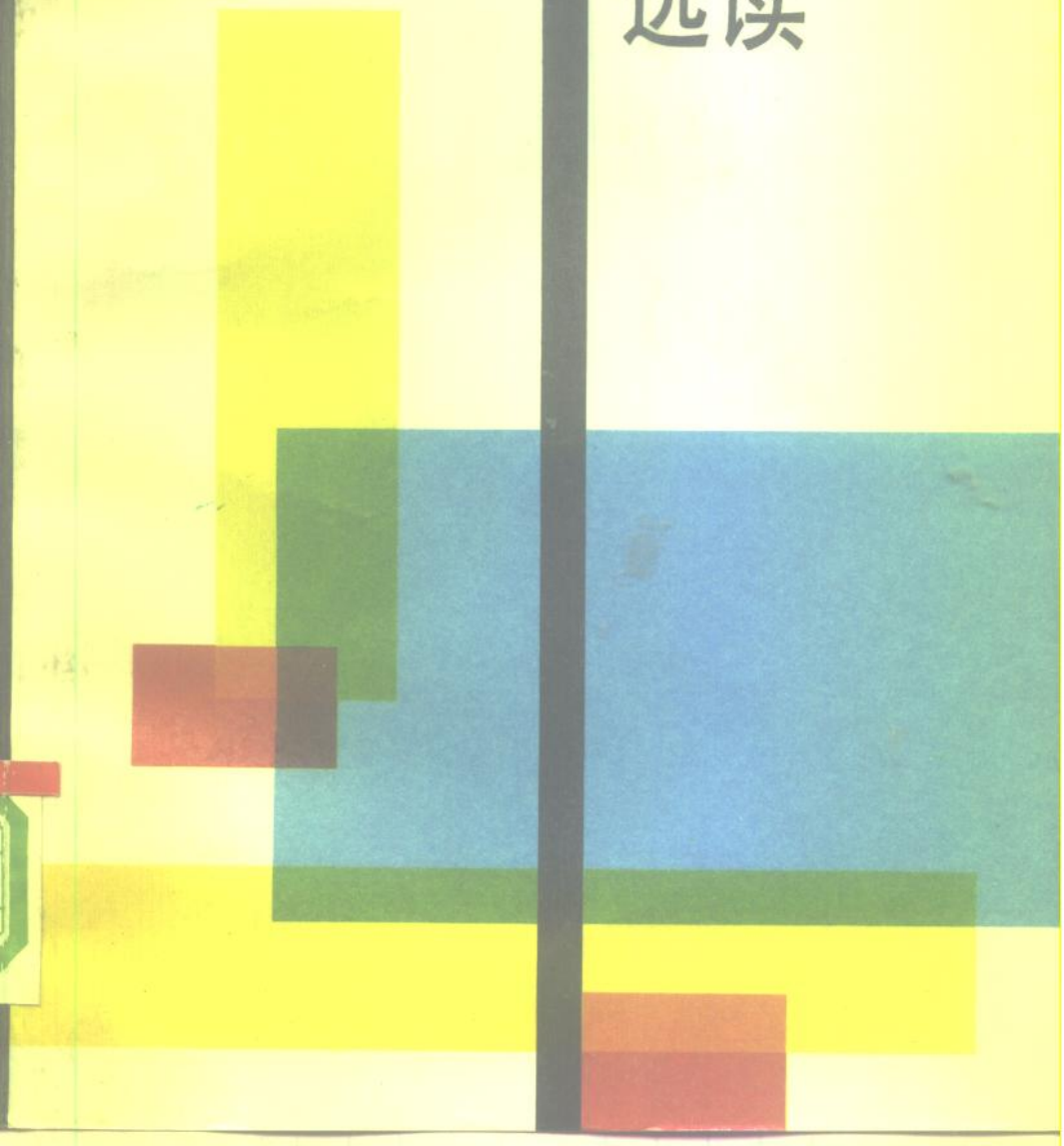


陈启伟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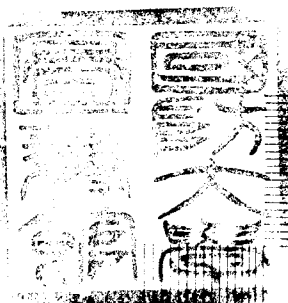
现代西方 哲学论著 选读





现代西方 哲学论著 选读

陈启伟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

陈启伟 主编

责任编辑:李昭时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7.125印张 680千字

1992年1月第一版 1992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ISBN 7-301-01808-8/B·109

定价:15.70元

编者前言

近年来我们为本所研究生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指定他们研读若干原著,并组织部分教师和学生翻译了相当数量的现代西方哲学论著作为教学资料。本书就是从这些译作中选编的。

有关现代西方哲学的资料选辑,目前国内已出版多种。为了避免重复,本书所选作品,除少数篇章已见诸其他选辑或曾发表于哲学刊物外,大都是第一次译出的,而且大都是有代表性的名作。

本书选材范围,上溯19世纪末,下迄晚近时期。更早一些的哲学家(如叔本华、孔德、克尔凯廓尔等)的作品,即使对现代思潮有影响,甚至是极深刻的影响,但不属于现代哲学的范围,均不入选。

现代西方哲学内容丰富,流派繁多,本书所选作品乃以我们近年教学中所侧重者为主,有些流派的作品故而竟付阙如;补苴罅漏,待诸来日,读者幸勿求全责备。

书中涉及的许多人名、术语,由于国内学术界尚无定译,我们亦不强求一致,唯在可能的范围内略做一点协调的工作。至于全书译文,或有失当乃至误谬之处,尚希读者指正赐教。

本所西欧北美哲学研究室的陈维纲、王炜、杜小真先生参加了本书的编选和译校工作。研究生汤晨溪、林国文、杜玉滨、李超杰、朱锐同学参加了本书的翻译工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这本选读是不可能完成的。

其他单位的一些同志应邀为本书翻译了若干篇文章,有些同

志慨然应允我们采用他们已经发表的译文。对所有这些同志我们谨表深挚的谢意。

最后,我要对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李昭时先生表示特别的谢意。李先生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他那细致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陈启伟

1991年12月于北京大学

外国哲学研究所

ELSG/12

目 录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尼采(1)
思想与实在 ·····	布莱德雷(12)
哲学的直觉	
——在波伦亚哲学会议上的演讲 ·····	柏格森(32)
关于变易的知觉 ·····	柏格森(50)
哲学的本质 ·····	狄尔泰(74)
生命和世界观 ·····	狄尔泰(87)
反形而上学 ·····	马赫(97)
实用主义要义·····	皮尔士(122)
哲学概念和实际结果·····	詹姆士(143)
现代思想中的实用主义运动(提纲)·····	杜威(162)
实用主义所谓“实践的”是什么意思? ·····	杜威(167)
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区别·····	布伦塔诺(185)
对象理论·····	迈农(212)
逻辑研究·····	胡塞尔(257)
论意义和所指·····	弗雷格(296)
论概念和对象·····	弗雷格(319)
驳唯心主义·····	穆尔(333)
逻辑原子论哲学·····	罗素(357)
逻辑笔记。1913年9月 ·····	维特根什坦(383)
1914—1916年笔记 ·····	维特根什坦(401)
六位实在论者的方案与初步纲领·····	霍尔特等(410)
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方法·····	蒙太格(422)

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	汉恩 纽拉特 卡尔纳普(435)
世界的逻辑构造.....	卡尔纳普(453)
科学统一的逻辑基础.....	卡尔纳普(481)
实用主义关于先天的概念.....	刘易斯(499)
实用主义者在经验主义中的地位.....	蒯因(510)
三个世界.....	波普尔(528)
哲学研究.....	维特根什坦(553)
哲学与心理分析.....	韦斯顿(580)
意义理论.....	赖尔(594)
我们如何以言行事.....	奥斯汀(618)
论指称.....	斯绰逊(641)
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	海德格尔(669)
给理查森的信.....	海德格尔(687)
对存在的探索(《存在与虚无》导言).....	萨特(695)
《知觉现象学》前言	梅洛-庞蒂(722)
诠释学.....	伽达默尔(740)
《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	伽达默尔(759)
解释学的任务.....	利科尔(771)
词与物.....	福柯(794)
《知识考古学》引言.....	福柯(821)
语言学中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	列维-施特劳斯(837)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尼 采

序 篇 (3)

当查拉图斯特拉来到一个最近的,靠近森林的市镇,他发现有许多人聚集在市场上;据说人们要看一个走软索者的表演。于是查拉图斯特拉对人们说:

“我教你们超人。人就是应被超越的东西。为了超越,你们曾做过什么?

迄今为止,一切生物都在创造超越自身的东西;难道你们愿做大潮的逆流?难道你们宁可返回兽类,也不去超越人吗?

于人而言猿为何物?一种讥笑或是一种痛苦的羞辱。人之于超人亦必如此,一种讥笑或是一种痛苦的羞辱而已。

你们已走完了从蠕虫到人的长途,而你们之中有许多人仍然是蠕虫。从前,你们是猿,而现在,人比任何猿更猿。

你们中的圣哲也只不过是植物和魔鬼的冲突和混种。但是,我是在叫你们变成魔鬼或植物吗?

看,我教你们超人!

超人是^本大地的意义。让你们意志说:超人^本是大地的意义!

* 选译自 Friedrich 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W. Goldman, München, 1980.

我恳请你们，我的兄弟，忠实于大地吧！万勿相信那些侈谈超越大地之宏愿的人！他们是些投毒者，不管是有心还是无心。

那是些蔑视生命者，自蹈覆辙者，自我吸毒者，已为大地所唾弃：那就让他们滚开吧！

从前，亵渎上帝是最大的罪恶，但上帝死了，这亵渎之罪便也已死去。如今最可怕的是亵渎大地，是企冀高于大地意义的玄妙神机的内核。

从前，灵魂蔑视肉体：且视此蔑视为绝顶之崇高，——灵魂要肉体羸弱，可恶，饥饿。灵魂以为如此便逃避了肉体也逃避了大地。

啊！这灵魂本身才羸弱、可恶，又饥饿；而残忍则是灵魂的淫乐！

而你们，我的兄弟，告诉我：你们的肉体又如何看待你们的灵魂？你们的灵魂难道不是可怜，不是污秽，不是一种可卑的满足？

真的，人便是一股污水浊流。人只有成为大海才能纳此污水浊流而不自污。

看，我教你们超人：他才是那大海，能够将你们那伟大的蔑视吞没。

何为你们能经历之伟大？那便是行此伟大蔑视之时，便是你们的幸福变得可恶之时，便也是你们的理智与德行变得可恶之时。

那时，你们便说：‘我的幸福有什么！它是可怜，是污秽，又是一种可卑的满足。然而，我之幸福本应无愧于此生(Dasein)本身！’

那时，你们便说，‘我的理智有什么！它渴求知识竟一如雄狮之渴求猎物？它是可怜，是污秽，又是一种可卑的满足！’

那时，你们便说：‘我的德行有什么！它不曾使我欣喜若狂。我竟如此厌恶我的善与恶！所有这一切都是可怜，是污秽，又是一种可卑的满足！’

那时，你们便说：‘我的正义有什么！我不曾感到我是那火与炭。但正直者就是那火与炭！’

那时，你们便说：‘我的怜悯有什么！怜悯难道不是那钉死仁者^①的十字架？但我的怜悯不是十字架。’

你们曾如是说过么？你们曾如是喊过么？啊！我真愿听你们如是喊过！

这不是你们的罪愆，——这是你们的知足(Genügsamkeit)，呼喊苍天，是你们罪恶中的贪婪本身呼喊苍天！

那以舌舔掠你们的闪电何在？那注射给你们的颠狂何在？

看，我教你超人：他就是闪电，他就是颠狂！”——

当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人群中的一个人叫道：“我们已听够了这个走软索者的话，现在让我们来看他的表演吧！”于是人群对查拉图斯特拉报以哄笑。那走软索者以为人们在为他捧场，便开始了他的表演。

一千零一个目标

查拉图斯特拉见过许多地方和许多民族：所以他发现了许多民族的善与恶。查拉图斯特拉发现，在大地上，没有比善和恶更大的强力。

不首先评估价值的民族，就不能生存。它若要维持自身，他的评估就不能依同于邻邦。

我发现，许多在这个民族看来是善的东西，另一个民族却视为嘲讽和耻辱。我发现，在这里称作恶的，在那里却饰以紫色的尊荣。

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的近邻：他的灵魂总是惊惶于邻人的妄诞与恶毒。

每一个民族都悬有一块善的匾额，看，这就是他的超越之匾；

① 仁者，爱人之人，原文为 der die Menschen liebt。——译者注

看，这就是他的求强力的意志^①之呼声。

对他来说，艰难困苦者便可赞美；必要而又艰难者即为善；那从极端之困境中解脱者，即稀有者，最艰难者——他赞之为神圣。

那使其得以统治，凯旋且荣耀者，令邻人恐惧而生妒意；而对他来说，这却是万物中之崇高者，万物之首，万物之尺度，万物之意义。

真的，我的兄弟，如果你第一个认清了你们民族的困境，天地四邻：那么，你就把握了他们超越的法则，便登上了通往他们希望的阶梯。

“你应该永远第一，永远突出于他人：除朋友外，你妒嫉的灵魂不应爱任何人。”这话曾使一个希腊灵魂战栗，并因此而走上伟大的道路。

“说真话，谄弓箭。”——我的名字所从出的民族觉得这话既可爱又艰难。——这个名字于我也是既可爱又艰难。

“尊敬父母，顺从他们的意志，直至灵魂的深处。”另一个民族高悬这超越之匾而强盛不衰。

“笃信忠诚，为忠诚不惜置名誉与鲜血于险恶。”又一个民族以这话训己克己，并因此而孕育且加重着伟大的希望。

真的，人类将其一切善恶赋予自身。真的，善恶并非顺手拈来的，亦非等而后得的，更非自天而降。

人首先把价值赋予事物，以自持——人首先创造了万物的意义，一种人类的意义！由此，人才自称为“人”，即：评估者。

评估就是创造：听听吧，你们这些创造者，评估本身就是一切被评估之物的珍宝。

评估，而后有价值：没有评估，生存即是空壳。听听吧，你们这些创造者！

^① 求强力的意志，原文为“Willens zur Macht”，一译“权力意志”。——译者注

价值之变更，——那便是创造者之变更。那应是创造者之人，必总在破坏。

创造者起初是民族，而后是个人；而个人本身还是个最年轻的杰作，真的。

民族曾经把善之匾额悬临于自己的头上。希求统治的爱和希求服从的爱共同制造了这块匾额。

大众的情趣(Lust)比自我的情趣更为古老：只要善之良心呼唤大众，恶之良心就只能说：我。

真的，那个狡黠无爱的我在大众的利益中意求着自己的利益：那不是大众的源起，而是大众的没落。

爱者和创造者总是创造善与恶。爱火与憎火均以一切德行之名义燃烧。

查拉图斯特拉见过许多地方和民族：他发现，在大地上，没有比爱者的作品更伟大的强力了。“善”和“恶”就是这作品之名。

真的，褒贬荣辱的强力实在是个怪物，告诉我，兄弟们，谁能为我战胜它？告诉我，谁能把锁链抛向这野兽的千条颈项？

到现在为止有一千个目标，因为有一千个民族。只是还没有那锁住这千条颈项的锁链，还没有那一个目标。人类还没有目标。

但是，我的兄弟们，那么请告诉我，如果人类还没有目标，那岂不是也还没有——它自己吗？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超越自我

圣哲们，你们称那驱使你们，激越你们的是“求真理的意志”(Wille zur Wahrheit)吗？

我则称你们的意志为求一切存在者的可思性的意志(Wille zur Denkbarkeit alles Seienden)！

你们总想使一切存在者成为可思的：因为你们对此满腹狐疑：那是否是可思的？

但是一切存在者都应当顺从且屈服于你们，你们的意志应是意愿；存在者应当驯良且听命于精神，宛如精神的镜子和投影。

圣哲们啊，这才是你们全部的意志，是一种求强力的意志；而且就是在你们谈起善与恶，谈起价值评估时，也是如此。

你们还想创建那么一个你们可以对之顶礼膜拜的世界：这就是你们最后的希望和迷醉。

诚然，愚氓、民众——如同一条漂泊船只的河流：这船中庄严地坐着粉饰了的价值评估。

你们把你们的意志和你们的价值放在这变动不居的河流上：那些民众信奉为善恶的东西，在我面前暴露为一种古老的求强力的意志。

圣哲们啊，正是你们把这样的客人恭奉在这船上，且给以奢华和荣名，——你们哪，还有你们的统治意志！

现在，这河流载着你们的船前进：它必须载你们。尽管波浪翻涌飞溅，愤怒地敲打着船底，那又算得了什么？

圣哲们，这河流不是你们的危险，不是你们善恶的终结，而是意志本身，那追求强力的意志——永不枯竭的创生的生命意志。

但是为了使你们理解我关于善恶的言论，我还想将我关于生命关于一切生者本性的言论告诉你们。

我曾经追察过好多生者，为了解它们的本性，我曾在大街小巷上来回奔忙。

当它缄口不语时，便用眼睛向我说，那时，我曾用百面镜捕捉到它的目光。它的眼睛曾向我说。

但是，凡我发现生者的地方，我就会听到有关服从之说。一切生者都是服从者。

我听到的第二点就是：受命者即是不能服从自己者。这就是生

者的本性。

而我听到的第三点则是：命令比服从更难。命令者不仅要肩负起所有服从者的重担，或许还会被这重担压扁：——

而且，我看出一切命令都是尝试和冒险。情况总是：当生者发号施令时，就是拿自己作赌冒险。

的确，一旦他向自己发号施令：他就还得为这命令付出代价。他必须成为他自己的法律的法官，复仇者和牺牲品。

怎么会这样呢？我曾扪心自问。是什么说服生者既服从又发号施令，而且于发号施令之际也得服从？

圣哲们，听听我的话吧！认真审视一下：我是否已爬进了自己生命的核心，并已达于核心的基根！

在我发现生者的地方，我便发现求强力的意志，就是在服从者的意志中，我也发现有要做主人的意志。

弱者服从强者，弱者这样来说服自己的意志：君临更弱者而成其主人。他决不会放弃这种情趣。

如同弱小者屈从于伟大者，弱小者有君临更弱小者的情趣和强力；同样，那最伟大者也屈从于自身，并且，为强力之故而赌以——生命。

伟大者的屈从是：冒险、危险、孤注一掷为死而赌。

凡牺牲，效力和爱慕所到之处，都有要作主人的意志。弱者从暗道潜入城堡，直达强力者的中心，——偷取强力。

生命自身曾向我吐露了这一秘密：“看，”它说，“我就是那必须永远超越自我的东西。”

诚然，你们曾把它称为追求创生之意志或追求目的，追求崇高、远大、全面之本能；但是这一切是一个东西，是一个秘密。

我宁可毁灭，也不愿放弃这唯一者；真的，看，只要有毁灭和落叶的地方，就有为强力牺牲的生命。

我必须斗争，是变易，是目的，是目的的反面：啊，谁看透了

我的意志，谁就看透了那条他必走的崎岖的道路。

无论我创造了什么，无论我如何爱它，——不久我必然成为我的造物和我的爱的对手：我的意志要我如是。

而你，这明察者，也只是我意志的便道和足迹：真的，我求强力的意志正踏着你求真理的意志的足迹前进！

你的意志当然射不中真理，把求生存的意义的信条射向真理；而这种求生存的意义——是不存在的！

因为：不存在的东西不能意想，但是，在生存中存在的东西又如何能向着生存意想！

唯有生命存在之处，才有意志：但不是求生命的意志，而是，——如我教给你的，——求强力的意志！

许多东西被生者评估得高于生命本身，但是评估本身就表明是：——求强力的意志！——

圣哲们，生命曾教过我：我也就解开了你们心中的谜。

真的，我告诉你们，永恒的善与恶——是不存在的，善与恶必须永不停息地超越自身。

你们这些强劲者〔Gewalt〕，你们这些价值的评估者，拿出你们有关善与恶的价值和说辞来吧：这就是你们隐蔽的爱，这就是你们灵魂的光芒，震颤与洋溢。

但是，更强的强劲和更新的超越正从你们的价值中生长：它破壳而出。

真的，那必须在善与恶中成为创造者的人，必须首先是一个毁灭者，且必须首先打碎价值。

因此极恶即是极善：但这只相对创造者而言。

圣哲们，让我们就此来谈谈吧，尽管这谈未必是件好事。但沉默更糟；一切沉默的真理都会变成剧毒。

让那些使我们的真理和可以使我们的真理心碎的东西全部粉碎吧，许多新居正要建立。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高尚的人

我的大海深处是宁静的：谁能猜到，它藏着戏谑的妖怪！

我的深处无波无澜：却闪耀着漂泊不定的谜与嘲。

我今天见到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矜持的人，一个精神的忏悔者：啊，我的灵魂却竟觉得他那么丑恶下流而可笑。

他挺胸昂首，意气风发：站在那里，这高尚的人，缄默不语。

他身佩丑恶下流的真理——他的猎物，衣衫褴褛，挂满了许多棘藜，——我却没有发现一朵玫瑰。

他还没有学会笑与美。这游猎者从那阴森森的知识的丛林中归来。

他与野兽搏斗之后回到家里：但从他严肃的表情中还闪烁可见一只野兽——一只未被征服的野兽。

他总是站在那里，如同一只将要跃起的猛虎；但我不喜欢这紧张的灵魂；我的兴趣也讨厌所有这一切退隐着的东西。

而朋友，你却对我说，难道兴趣和趣味是不可争论的？但是，一切生命都是关于兴趣和趣味的争论！

兴趣，是重量，同时又是天平和衡量。悲哉，一切生者，想活而又不想去争论重量、天平和衡量。

这高尚的人，当他厌倦于他的高尚时，他的美才开始现形，——这时我才觉得他很合口味，发现他的味道不错。

只有他背弃自己的时候，他才能跃过自己的阴影，——而且，真的！跳入他的阳光。

这精神的忏悔者坐在阴影中太久了，他脸色苍白，几乎因望眼欲穿又不得而毙命。

他眼里充满鄙夷；嘴角挂着厌恶。不错，他是在休息，却不是躺

在阳光里。

他应该仿效公牛；他的幸福应散发泥土的气息而非对泥土的鄙夷之气。

我愿看见他像一头白色的公牛，喘息哞吼，挽轭耕犁，它的吼叫应是对大地上一切的赞美！

他面色阴郁，手影遮面，也遮住了他双眼的神韵。

他的行动本身依然是遮在他身上的阴影：他的双手使其操劳黯然失色。他还没有放弃他的行动。

虽然我爱这公牛的颈项：可我也还想着看天使的眼睛。

他还应当荒废了他的英雄意志：照我看，他不仅应是个高尚的人，还应是个崇高的人，——苍天自身应该高举着他，这无意志的人！

他曾征服过妖怪，他曾解开过谜团；但是，他还应该挽救他那些妖怪和谜团，他应该把它们变成天之骄子。

他的知识还不曾学会微笑，也不曾学会不嫉妒；他汹涌的热情还不曾在美中安宁。

真的，他的热望不应沉默和淹没在满足里，而应沉默和淹没在美中！优美属于大思想家之慷慨。

手臂放在自己的头上：英雄这样休息，也应当这样超越这休息。

在英雄看来，美恰恰是一切事物中最困难的事，对一切激烈的意志来说，美是不可企及的。

多一点，少一点，这种情况在这里恰恰很多，这种情况在这里是最多的东西。

高尚的人啊！松弛肌肉，松懈意志地站在那儿；这是你们最难的事。

一旦强力变成仁慈，并降至可见：我称这种俯就为美。

你这更强劲者，我向你要求美甚于向其他任何人：你的善即是